

窝阔台汗

挥上帝长鞭，驱百万之师，饮马欧陆
捷书频传，因何王师铩羽
揭开大汗壮岁崩殂悬案

蒙古汗国
长篇历史小说

苍狼北望

肖振勇 著
第三部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蒙古汗国
长篇历史小说

窝阔台汗国

苍狼北望

第三部

汗储遭袭，生死茫茫，朝会风云突变
群雄无首，谁主汗廷
破解拖雷被迫饮鸩之谜

肖振勇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窝阔台大汗. 第3部, 苍狼北望/肖振勇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204 - 12421 - 3

I. ①窝…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4749 号

窝阔台大汗·苍狼北望(第三部)

作 者 肖振勇
责任编辑 波勒格太
责任校对 李向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2421 - 3/I · 2469
定 价 45.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回	进和林火臣探大狱	庆典日风起不祥兆	(1)
第 二 回	长公主命丧耶律府	大地震雄主感天变	(8)
第 三 回	小郡王出牢行人祭	大可汗灵堂斥孽子	(15)
第 四 回	探口风客集四王府	钓大鱼兀图阿上钩	(22)
第 五 回	大国师降神干朝政	烛奸谋可汗护孤臣	(31)
第 六 回	祭罕山阔出惊地裂	遇伏骑楚材公失踪	(39)
第 七 回	畏牵连王妃思脱身	政见同诸王谋密室	(47)
第 八 回	乱象生大汗感不测	听琴音谈诗安龙心	(55)
第 九 回	招二王金殿商大计	泄雷霆诸王识天威	(62)
第 十 回	捉大神火斜叹末日	起赃物相府障迷雾	(71)
第 十 一 回	大国师初次对公堂	众萨满闹事被收监	(79)
第 十 二 回	耶律公重现和林城	风雨夜大汗进天牢	(86)
第 十 三 回	破疑案二爷审臬狱	欲避罪火斜成罪囚	(94)
第 十 四 回	兀图阿畏罪赴黄泉	搭天台大汗择国师	(103)
第 十 五 回	责王妃大汗露杀气	惩火斜严旨警诸王	(110)
第 十 六 回	读檄文宋使遭戏弄	揭谜团查抄公主府	(118)
第 十 七 回	出牢门儒相上谏章	拒来客王妃暂避祸	(127)
第 十 八 回	荐儿子夜访大哈敦	改腔调王妃议开科	(135)
第 十 九 回	白云楼贵妇逞淫威	拦车驾仕子告御状	(142)
第 二 十 回	救学子万松闯公堂	落榜人身陷尴尬地	(152)
第 二 十 一 回	惊舞弊阔出理大案	登龙门举子献匾额	(161)

第二十二回	罗马使东来酿风雨	蒙古汗怒斥受洗礼	(169)
第二十三回	掌武备驸马备西征	披教衣神甫坠罗网	(178)
第二十四回	牵教案列边成嫌犯	四王妃拼力保主教	(187)
第二十五回	接密函拔都囚兄长	议西征君臣初量底	(196)
第二十六回	苦肉计王叔保留守	菜市口主考官丧命	(203)
第二十七回	万安宫再次议西征	众望归二爷掌帅印	(209)
第二十八回	遭暗算皇兄马堕崖	动刀子兄弟如仇寇	(218)
第二十九回	窝阔台怒批大哈敦	谋帅印拔都见王妃	(227)
第三十回	冤家路窄兄弟相搏	审子侄各打五十板	(235)
第三十一回	慰皇兄大汗欲亲征	窝里反拔都陷窘境	(243)
第三十二回	入蜀门阔端始报捷	喜极而泣昂辉设宴	(251)
第三十三回	王叔装病拒伐宋国	大汗西征重披战袍	(258)
第三十四回	卡马河大汗初扎帐	诸酋长临难各自飞	(266)
第三十五回	撒合蛮奇袭救义妹	蒙古汗初识法迪玛	(275)
第三十六回	伪联军奇袭钦察营	假运粮妙计赚敌城	(283)
第三十七回	巴赤蛮设计劫珠宝	速不台布饵钓大鱼	(293)
第三十八回	梁赞国公爵朝大汗	窝阔台噩梦惊魂散	(300)
第三十九回	智阔出设计取二州	勇孟珙江陵布三海	(309)
第四十回	急建功初战尝败绩	拒纳谏孤注谋胜局	(317)
第四十一回	麇兵急临战生兵变	南征帅魂断荆州城	(325)
第四十二回	梁赞公依河御强敌	蒙古兵雪夜踏连营	(334)
第四十三回	外援绝罗曼壮烈死	浴血战铁马踏坚城	(342)
第四十四回	报弟仇颶风卷罗斯	交帅印大汗回和林	(351)
第四十五回	惊噩耗抱病欲伐宋	李真常谒语带玄机	(361)
第四十六回	兄弟狩猎同宿老营	惊开边感慨疑王叔	(370)
第四十七回	献国玺佞臣盗天宠	更总管楚材遭贬谪	(378)
第四十八回	泰州城劫案惊圣怒	旧怨新恨剑指王叔	(386)
第四十九回	老王傅自戕求开罪	王叔被废春燕就死	(394)
第五十回	撒合蛮星夜闯禁宫	小皇孙鞭奴种祸根	(403)
第五十一回	大哈敦金殿遭诘问	遗孀妇代子受凌辱	(411)

第五十二回	立皇储哈敦再受挫	伐吐蕃阔端固恩宠	(419)
第五十三回	捉马贼镇海报大案	接耳报姐妹怀隐忧	(429)
第五十四回	觐东宫公主撞禁裔	挑是非王妃布乱局	(437)
第五十五回	庆圣寿使节进皇都	送礼盈门皇储堪惊	(445)
第五十六回	废子立孙多结怨怼	揭帖满城剑指储君	(452)
第五十七回	保皇孙大汗发雷霆	险被废大哈敦服软	(461)
第五十八回	大风雪殿议悯远客	送炭火可汗亲出马	(469)
第五十九回	寿诞日大汗祭先祖	宴席间主殷客欢颜	(477)
第六十回	闻皇兄驾鹤罢寿宴	再狩猎冷箭伤皇孙	(485)
第六十一回	风声鹤唳当断不断	萧墙祸生大梦须归	(495)
第六十二回	夜雪飞龙廷经兵乱	大哈敦弄权颁遗诏	(504)
从历史隧坑走出的思索(后记)			(513)

第一回

进和林火臣探大狱 庆典日风起不祥兆

太宗六年农历四月初，中午的太阳照耀着高大的哈刺和林城南门，城楼上彩灯高挂，彩旗飘扬。一位百户正陪着身穿红色吉服，头戴大檐礼帽，身佩绶带的怯薛官阿儿浑，向远处驿路张望。远处驿路腾起一团烟尘，可以看出这队人马行进速度很快。

尘土飞扬处，一队人马拥着一辆华丽的帐车，帐车由十余匹白马拉着，帐车门吊着彩色门帘，车至城门，帐车停下。

阿儿浑小心地向车内道：“奴才奉大汗之命请长公主到帝国广场参加庆祝会。”

门帘掀动，车内头戴固姑冠的老王妃，把肥胖的身体一倾，头探了出来，她有着成吉思汗家族的典型宽额和浑圆的下巴。此刻，她一脸冷峻，令屈膝跪下的阿儿浑感到极大的压力，王妃道：“琐儿哈呢，怎么没有来迎接我，还关在牢内吗？”

阿儿浑脸一阵红，道：“是的。”

“安排人去禀报大汗，就说本公主思念儿子要去见他！”话从帐车中传出来，生硬而干巴。

阿儿浑是奉了窝阔台大汗之命等候火臣公主的，这种蛮横的态度令他有些不舒服，可也不敢违抗，低声下气地说：“公主，这样不太妥吧！”

火臣公主用鼻子“哼”了一声，冷冷地道：“你好大胆子，敢驳本公主的话！”

阿儿浑骇然闭紧了嘴巴，身子一颤，道：“奴才不敢。”

“头前带路，出了事我与大汗讲！”

“上马！去大牢！”阿儿浑跳上战马，对身边的怯薛命令道。

帐车内，火臣公主头抬得很高，胸脯剧烈地起伏着，眼中闪出冷峻令人胆寒的光芒。她本以为大汗会在庆典前释放琐儿哈，一想到三弟如此不给她面子，心里就堵得慌，于是她决定先探望儿子而不是去帝国广场！

阿儿浑带着怯薛为先导，马队拥着帐车飞快地向前飞奔着。天有些发闷，头顶上白云亮得耀眼。汗国监狱已经在望，黑黝黝的大铁门挂着铁锁，牢中平日关押的犯人不多，为庆祝金国灭亡，大汗格外开恩，将一些罪过较轻的犯人提前大赦，现在牢内门可罗雀，十分冷清。

阿儿浑带着马队赶到大牢铁门外，见门边无人就拼命地砸着门环。监狱长跑了过来，吼道：“什么事？”

“混账！火臣公主来探琐儿哈郡王，还不快开门！”

监狱长虽认得阿儿浑，正想询问旨意，忽见停到铁门外那辆华丽的帐车门帘蓦地拉开，随之一个冷酷贵妇人的脸孔探出来，不觉心里咯噔一下，腿脚发软，脊梁骨仿佛在冒冷气，他知道这人是长公主，忙对身后提着一串哗啷作响钥匙的卫兵道：“快，还等什么？快开门！”

钥匙串响声过后，铁锁取下，大铁门哗唧唧地打开，卫兵们闪到一边。

火臣没有下帐车，隔帘对监狱长点了点头，对赶车人命令道：“不要停，赶进去！”车夫一扬鞭进了铁门，监狱长和阿儿浑一路小跑在前面引路。

在朝阳的一排监房舍中，卫兵打开了一间牢房门，监狱长和阿儿浑知趣地留在门外。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大房子，由于不时有诸王探视，房内不仅有火盆，有点燃的油灯，蜡烛台，几把椅子，一张八仙桌上还堆放着酒，肉食。琐儿哈坐在八仙桌前，正在饮酒，端酒杯的手微微颤抖。他听到了门响，没有回头，当他听到簌簌的裙裾声，才回转头。走进牢房内的竟是穿着纳石失长袍的额娘，琐儿哈惊诧地跳起来，转身跪道：“额娘！你怎么会来这里？”

火臣公主听见了儿子的喊声，心里咯噔一下，一种悲哀和凄凉显露在脸颊上。她一时没有言声，呆呆地望着儿子，眼里闪过一丝怜爱，喃喃地道：“娘刚进哈刺和林城，就看你来了，你舅舅为什么不放你出去？”

“大汗派人来过，要儿臣悔罪，人让我赶走了。”

“我的傻儿子呀，你辈还能辈过大汗！”

“可额娘，我不服气，凭咱们家的地位，连一个亡国的契丹人也比不了，

儿和火斜宁死也不悔罪。”琐儿哈挺着脖子，依然有些桀骜不驯。

“你与大汗顶牛，还不是自讨苦吃。”火臣悲哀地道。

“额娘，耶律楚材这回得罪了汗廷的诸位王爷，会有他好瞧的！”

“他为什么得罪了诸王？”

“中原括户完成，在忽里台大会上，大汗同意将中原民户分州县赏赐给诸王、驸马、功臣。可耶律楚材反对，他提出了‘五户丝’分封方案，不许封主设吏收税，由朝廷统一收税，由五户封户缴一斤丝给封主，这叫什么分封？纯属拿诸王、驸马、功臣当猴耍，怎能不激起众怒！”

“大汗同意了，诸王不闹，你和火斜闹腾有啥用？”

“我和火斜就要赌这口气，朝中诸王也都对耶律楚材不满，有人已上折子对五户丝分封提出异议，我看契丹杂种耶律楚材要倒霉了……”

“耶律楚材虽可恨，可大汗支持他，无人能改变大汗的主意。”

“先祖父说，‘取天下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大汗也不能违背祖父的旨意，不能改了祖父的札撒。耶律楚材处处迎合大汗，每次出主意，诸王和公主驸马都要倒霉。他还鼓动大汗不放儿子与火斜，还当我不知道！”

火臣心底的火腾地烧到头顶，牙咬得咯咯响，厉声骂道：“我说嘛，你舅舅没理由不放你出去，原来是他后面使绊子！”

“娘，你不要生气。”琐儿哈见额娘脸色不好，担心地道：“五姨昨天来了，她说现在诸王都递了折子，反对耶律楚材的五户丝方案。”

火臣本来气不打一处来，又被琐儿哈一顿添油加醋，气得脸色煞白，腿肚子发颤，吼道：“娘现在去找耶律楚材，他敢向我儿子使绊子，我打断他的腿，让他知道本公主并不好惹！”

“额娘，你别去了。”

“娘怕什么，荡平了他家，然后找你舅舅评理……”火臣公主脸色铁青，愤愤不平地吼道。出了监牢，她大声对待卫马队叫喊道：“快点，直奔耶律楚材家！”长公主的态度，让阿儿浑大吃一惊，又不敢阻拦，只得紧随其后。

清早的阳光，投向广场花坛，花坛内新栽的杏花、丁香次第开放，花香弥漫沁人肺腑。由于准备充分，一大早莅会的人已人山人海，节目尚未开始，广场上的欢声笑语就像春日开了河的哈刺和林河一般热烈……帝国广场外围，无数驼车组成围子。车上有各地运来数不清的巨大酒瓮，里面装满美酒，还有清醇的马奶，有的车上载着堆积如山的肉食品。为了庆祝金国的灭亡，大汗特别开恩，肉食、美酒随便取用，可以连续三天大吃大喝。

广场正中是高大的观礼台，台子上面铺着红毡，设着座位，那是为大汗和诸王，诺颜们准备的。

“大汗驾到——”

一队怯薛骑兵高擎着龙凤伞，举着羽扇和五颜六色的旗幡，如一条彩色长龙般从万安宫方向开来。窝阔台与脱烈哥娜在诸王公的陪同下，登上了广场中央的高台。高台下的数十万民众，立刻跪了下去，“海内大汗万岁！”的欢呼声雷鸣般响彻云霄。

窝阔台国字脸上带着笑容，颌下留有长须，略显苍白的脸上添了几丝鱼尾纹，头戴金冠，身穿着比中原皇帝还华贵的金锦龙袍，足蹬一双土耳其马靴。这是灭金后，他最高兴的一天，儿子阔出灭了金国，完成了当年父汗铁木真的遗愿，为先祖俺巴孩汗被金国钉死在木驴之上的惨剧报了仇。阔出回哈剌和林献俘后，他就下诏，诸王勋臣全部参加哈剌和林灭金庆典，因而这次参加庆典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靠近他左边的是大哈敦脱烈哥娜，以下为昂辉哈敦、阔端、灭金的功臣驸马速不台，大汗的右面是察合台、铁木格、按赤台、拔都、蒙哥等亲王……

整个广场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高高的观礼台，观礼台下是威风凛凛的禁军骑兵，他们穿着银白色甲冑，斜佩大红绶带，骑着一色枣红马。广场中心巨大的喷泉，随着旋转的九匹铜马喷涌的水花，在阳光下闪着彩虹般的七彩光芒。

窝阔台站在观礼台上，昂着头，眼中闪着喜悦的光，扫视了一下帝国广场，四面彩旗飞扬，当人们发现大汗站起，人群如潮水涌动起来。窝阔台高声向民众喊道：“大蒙古汗国的子民们，朕高兴地向你们宣布，先皇升天前，交给朕灭金的重任真的实现了！百余年来，大金国如一座大山，压在我们草原人头上。他们杀害我们的先祖俺巴孩汗，每年都派大军进草原，杀戮我们的同胞。现在大金国彻底垮台了，阔出、速不台带兵攻陷了蔡州，金主自焚身死，蒙古人的宿愿得偿了。朕现在可以告慰长生天，告慰先祖俺巴孩汗，告慰伟大的成吉思汗，蒙古人胜利啦，今天我们欢呼这一伟大的胜利，明天朕将带领征服大金国的勇武之师，征服世界！”大汗简短的话讲完，广场上的人群立刻欢呼：“伟大的全世界征服者万岁！”

欢呼声结束，庄严的观礼台下，孔元措指挥着庞大的宫廷乐队，合奏着雄壮的《放海青》。无数勇士举着海青大纛起舞，随着音乐，无数海青鹰放飞蓝天，壮士模拟勇士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他们臂上蹲着神雕，随着鹰哨声，乐曲奏出海青鹰在草原上空追捕天鹅的壮观乐曲，配着舞台上勇士和姑娘们的身姿，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

随着一位蒙古歌手唱起了优美的祝酒歌，察合台出列，代表诸王公双手捧起斟满酒的金杯，来到窝阔台大汗御座前，俯首叩头，深情地说道：“这第

一杯清醇的马奶酒,由我代表黄金家族的诸王,敬献给海内大汗,请大汗饮下这胜利的美酒吧!”

窝阔台扶起察合台,接过金杯,充满感激之情地对察合台道:“长生天赐给朕一场战争的胜利,也赐给朕像你这样的擎天柱,这杯酒朕不能独饮。”

“请大汗饮下这杯酒……”广场上所有的人高呼。

“对,请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窝阔台大汗和大哈敦先喝!”察合台再次叩头道。

“不!”窝阔台眼中含着泪水,站起身道:“帝国的子民们,经过数十年征战,骑在我们头上,戕害我们祖先,与蒙古有血海深仇的大金国,最终灭亡了。为了这一天,曾有无数的蒙古豪杰,包括先祖成吉思汗、朕四弟拖雷、四杰木华黎、赤老温和在蔡州城下为国捐躯的公主脱灭干,以及数十万各族勇敢的将士,都葬身在中原的大地上……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儿女失去父兄,多少额娘失去了儿子、女儿……这第一杯酒,朕要献给长生天,献给养育我们的草原和死去的英雄的灵魂……”他含着泪,虔诚地跪下,将金杯中的酒酹向高天,洒向大地……

“海内大汗万岁!”

广场上,怯薛军、民众一齐高喊,欢呼声此起彼伏……

被窝阔台的话语所感动的二哈敦昂辉,用袍子擦着眼泪,大病未愈躺在座舆上的驸马速不台,想起在蔡州城下战死的脱灭干公主,不禁失声饮泣……

观礼台上窝阔台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他再次接过倒满酒的金杯,“长生天,天上的神灵,列位祖宗、父汗、母后,儿臣完成了你们的夙愿,我们胜利了!”窝阔台面色庄重,取过酒来一饮而尽,他站起身降旨道:“为了蒙古人的胜利,你们所有的人,一起痛饮吧!”

酒宴开始了,诸王纷纷上前敬酒,间隔中,一位怯薛长凑到窝阔台身边,悄声禀道:“大汗,阿儿浑遣人来报,火臣公主不肯来参加庆祝会,直接去牢中探望儿子了!”

“大姐这个人,犟脾气始终没改。”脱烈哥娜道。

窝阔台脸上闪过一丝阴郁,听了大哈敦的话,没有吱声。大姐因思念儿子,这样做,他是有心理准备的,大庆典刚开始就产生一丝不协调的音调,令他还是有些不快。

唆鲁禾帖妮今天打扮得极为精致,身着墨绿色金锦窄袖长袍,头戴一顶银色固姑冠,脸上略施脂粉,显得十分冷艳。她跟在察合台后面向窝阔台敬酒,她跪下,面朝窝阔台道:“大汗,臣妾本不该扫你的兴,这样喜庆的日子,

大姐只这么一个儿子关在牢内，她如何受得了呢？”

窝阔台叹了口气，怒道：“朕非不想放他，只是他与火斜，攻击耶律先生，‘五户丝’虽是先生提出的，但朕认为它适应国家要求，朝中诸大臣九成的人对此很赞成，说明这一制度有益于汗国今后的发展。可他们竟胡说行‘五户丝’就违了草原人的成法……”

“是两个孩子莽撞，不知深浅……”唆鲁禾帖妮怕激怒大汗，惹火烧身，轻声道。

“大汗，孩子们是有错，可对‘五户丝’持不同想法的人也不只他们俩！”四公主秃马伦不顾驸马泰出的阻拦，不甘心地站了起来。

“征金战争打了数十年，人民很苦，现在需要在中原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一句话，朕施行‘五户丝’的决心不会变，火斜和琐儿哈必须认罪，绝不允许任何人借攻击耶律楚材一人反对朕的新政。”

四公主秃马伦来到窝阔台身边，说：“大汗哥哥，你为什么那样相信耶律楚材，他不过是个契丹人，我们草原人历来是靠分封治理草原，他假借强国之名，挑动大汗剥夺诸王权力。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早该绳之以法，砍了他的项上人头。”

“胡说，治外与治内不一样，这是父汗札撒上核心的观点，四妹，懂得什么法制。大汗要带领蒙古人走得更远，是要完成对整个世界的征服，没有财力，一切都是空话！国家需要稳定，需要财源，现在国家在许多地方设立了驻军，比过去需要更多的财力。因此‘五户丝’必须施行，谁若反对，本王第一个不答应！”察合台立着眉头道。

“二哥，四妹是不懂，可先父说过，他的话要写在青册上，就不许后人改变，草原人分封从来没有用丝做标准的。”秃马伦气呼呼地抬出成吉思汗来压察合台。

察合台站出来替自己说话，说得窝阔台一阵心热，他见秃马伦抬出父汗，用眼睛扫了一眼秃马伦，说道：“四妹，你好大的口气，你不是在说二皇兄，是在说朕违了先父的《大札撒》。朕告诉你，父汗的话记到青册上的要执行，朕的话也要记到青册上，更要照着做。至于耶律楚材，朕还告诉你，他是父汗为朕选择的辅政大臣，治国之匠，谁也撼不动他！”

“耶律楚材不过是一个降俘，难道说比弘吉剌、亦乞列思部的郡王地位还高吗？”四公主秃马伦吼道。

“秃马伦，你给我闭嘴，越来越不成样子了，要再胡说，就给朕滚下台去！”窝阔台恨不得将手中的金杯摔到四公主脸上，可他没有那样做，眸子内闪着光焰。

天色忽然阴了下来,太阳躲进浓云中,周围漆黑一片,天气突然变化使人们一阵茫然。黄金家族内部的争议因天空的变化,一下子变得寂静了许多。广场上的人们,尽管意识到天气的反常,但都沉浸在饮酒狂欢之中,对天象的异常变化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

第二回

长公主命丧耶律府
大地震雄主感天变

离广场不远的一处宅院，黑漆的两扇大门，门外泥金黑匾上写着“湛然居”三个大字。进了门，两侧分别四间厢房，中间是一个小天井，加上正房构成一个不大的四合院，是耶律楚材按照燕京的习惯在和林新建造的家。广场上的奏乐声传进上房，苏夫人正躺在床上，女儿苹儿站在床边玩耍。耶律楚材奉命随阔出去汗山祭山时，苏氏自觉身体还好，只近几天忽感到两肋刺痛，腰酸腿软。郑景贤过来把过脉，诊断为脉息沉弦而细，是寒饮气滞之症，开了一副汤药，春月正在火撑上煎药。

大金国灭亡，举朝狂欢，躺在床上的苏夫人并未感到丝毫地开心。丈夫一直在汗廷为官，眼下又极受大汗重用，可她的父母都死于蒙古人之手，她本人也是被人掠到西域，因此她总觉得眼下的日子并不稳定。况且丈夫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动，为“五户丝”施行，得罪了很多蒙古贵族，因而苏氏日夜替丈夫担心，可她又当不了丈夫的家，因而过度地忧愁使她在丈夫刚出门就挺不住了。

苏夫人正在想心事，门吱一响，耶律铸开门进来。耶律铸刚十三岁，长得和苏氏一般高，虽然年龄不大却早已满腹文章，他进了屋，走到额娘床头，小声地道：“额娘，外面天阴得厉害，广场上还在搞庆典，我看阴天就赶紧回来了。我还见到了郑伯父。他说父亲提出的‘五户丝’方案，大汗很赞成，可

听说王爷中有人上了折子,反对五户丝分封。‘五户丝’分封对中原百姓有利,可在汗廷父亲怕会遇到麻烦,郑伯父让我快些回家,并说父亲这回搞不好会激怒一些人,要家里人少露面少外出。”

苏氏打了个唉声,苍白的脸上带着几分担心,道:“你父亲脾气太犟,总说要改革弊政,可不知改革会触及到蒙古汗国诸王的核心利益,会遭人忌恨的。上次因括户你父亲被琐儿哈、火斜打了,大汗震怒,现在这两个皇亲小王爷还关在牢中,公主们一定心火未消。这回你父亲又上了‘五户丝’陈,涉及的人更多,得罪了更多的藩王。你父亲一心要做贤相,致君尧舜,可这不是中原,得罪了皇族,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现在你父亲不在家,听你郑伯伯的话没错,这几天广场也不要去了,防着有人找咱们家的碴,你还是在家专心读书吧。”

“孩儿明白,父亲命儿子写的时论文章还未写完,我不会再出去了。”耶律铸转身刚要回书房读书,猛听外面一阵踢踏的马蹄声,接着有人狠命地敲门……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苏氏抬头对春月道。

春月出外观看,老管家耶律忠一头的汗跑进来,禀道:“夫人,火臣公主带着一支马队来到门外,看样子是找麻烦的!”

苏氏嘴唇有些发青,喃喃地说:“公主、诸王都得罪不起呀,现在祸来了,躲是躲不过的!”晶莹的泪水一下盈满了苏氏的眼眶,她顾不得有病,挣扎着下了床。

天阴沉沉,太阳也被阴云遮蔽,火臣公主的帐车停在宅院外,侍卫长上前叩门。火臣公主撩开帐车门帘,等着门内有人出来,由于宅内无人应声,她感到受了轻视,怒火直冲顶门,头上固姑冠上的白鹰羽毛都气得乱颤。火臣公主从轿帘中探出头,吼道:“使劲敲,难道耶律楚材家的人都死绝了吗?本公主来了,让他的家人都给我滚出来,今天本公主就要看看他婆娘长得什么人模狗样!”

黑漆门“吱”的一声,门开了,门内站着春月,她四面扫了一眼,见门外密不透风地围着一队骑兵。这些人头上顶着饰着红缨的毡盔,穿着战袍,腰挎弯刀,身背弓箭,簇拥着一辆帐车。春月抬头,故作不解地问道:“你们找谁,有什么事情吗?”

“叫你家的主人滚出来?”侍卫长吼道。

“老爷随阔出殿下去了不儿罕山,夫人有病在床,你们是谁,如果有事,能否等待老爷回来处理!”春月想用话支走这些人。

火臣对春月回答极不满意,当然不肯被一个婢女支走,不高兴地说:春

月一眼,问道:“你是耶律家什么人?”

“小人是耶律大人家的奴婢。”

“掌嘴!”火臣指着春月的鼻子吼道,果真一个侍卫跳下马,春月脸上顿时挨了狠狠的一掌。火臣望着捂着脸的春月骂道:“一个奴婢竟敢如此放肆,你家的主子只要没死光,就是抬也得出来见本公主!”

春月捂着脸还有些迟疑。院门再次打开,苏氏脸色苍白,神情憔悴,头上缠着毛巾,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儿子耶律铸的肩走出来。听见春月挨打,见火臣公主满脸怒气,缀满珍珠宝器的固姑冠下,那张脸显得极为阴森,苏氏忙出门跪下,低声下气地道:“臣妾不知公主大驾光临,接驾来迟,请长公主恕罪!”

火臣胸脯起伏着,一双鹰眼无情地死死盯住有些弱不禁风的苏氏,气早就不打一处来,高声骂道:“你好难见呀!本公主来了半日,你敢拿大、装病,还拄起拐杖来了。”

“臣妾不敢,臣妾的病连大汗都知道,我受了风寒,药还在火撑上煎着,吃的是郑大夫开的方子。”苏氏从长公主尖利的声音中知道今天这一关难过,一边叩头,一边低声辩解。

“你的大汗也吓不住本公主,本公主可没有那样的好心情到你家来探病,何况你也不够资格!”

苏氏知道软弱也没用,仗着胆子道:“臣妾不问外事,我家老爷绝不敢与公主做对,不知长公主可有什么懿旨?”

“你别给本公主装糊涂,打哑谜,如果不是耶律楚材耍刁使坏,屡进谗言,大汗何至于连自己的亲外甥也抓了起来,至今不放……”

“此事臣妾听说……是琐儿哈驸马不肯服罪,激怒了大汗,才不放的。”苏氏不想得罪这位大汗的长姐,低声回禀道。

火臣公主扫了一眼苏氏身后的孩子,一脚踹倒了苏氏,回身对侍卫命令道:“等什么,看屋内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给我一齐砸,砸了再说!”

侍卫得了命令,跳下马冲向院内,春月要上前阻拦,被一个侍卫打倒。耶律铸也跪在公主脚下道:“公主,家中除了书和几张琴外,并没有什么值钱的?”

“那就砸琴、烧书!”

苏氏脸色发青,不知所措地道:“公主息怒……我求你了……不要砸……!”

“本公主也不想这样,都是你丈夫逼的,我儿子被关了数月,你们该赔偿损失了……”火臣怒冲冲地推开苏氏,跟着走进上房。

几十个蒙古卫士冲进宅第，屋内当中的八仙桌被踢倒，桌上的酒杯、茶壶、酒壶一下落了满地，箱笼被砸碎，书架被掀倒，到处是噼里啪啦摔东西声和砸物件的响声，到处是破碎的白瓷瓶，耶律楚材视如命根的数十张古琴，弦断柱折，被丢弃得满地都是。

站在院内的苏氏哭天抢地喊道：“砸吧，把这个家毁了更好。”

“父亲的琴和书不能让他们给毁了……”耶律铸要闯进屋说理。

“你给我站着。”苏氏拉不住儿子，眼睛瞪得大大的，忽然向后一仰，栽倒在地，口吐鲜血。耶律铸扑在额娘身上，大声地哭着：“母亲……你怎么了？”耶律铸刚刚五岁的妹妹也趴在苏氏的身上，哇的一声嚎哭起来。

耶律铸忽然如疯子一样，冲开众人拦截，冲进上房，瞪着眼睛，朝着正指挥砸东西的火臣公主大声说道：“长公主！我父亲是大汗御封的中书令，是先大汗留给窝阔台大汗的顾命大臣，如果父亲犯了法，该杀该刚应由大汗定罪。如果公主没有圣旨，随便闯进我家打人、摔东西就是蔑视王法！”

“小兔羔子，王法，你跟谁讲王法，告诉你，本公主说出的话就是王法！”火臣目露凶光地吼道。

“少公子，夫人快不行了！”春月怕耶律铸吃亏，掀起毡门，惊慌地叫道。

耶律铸听说母亲要不行了，顾不上再与公主争辩，跑到院外，见额娘躺在地上无声响，跪在母亲身边大哭。

“死了更好。”屋内砸东西的侍卫们有些迟疑，火臣立着眼睛吼道：“等什么！给我使劲砸！”

晃，天摇地摇，屋檐上的风铃在晃，院子内的人猛觉得立不住脚，身子固定不住，每个人都在晃，就像大地要翻个个儿，意想不到的地震发生了……

“咔嚓！”新建不久的上房传出一阵梁断檩折的断裂声，屋内火臣公主头重脚轻，晃荡着身子，大叫：“快来人，怎么回事？”话音未落，“轰隆”一声巨响，上房忽然坍塌，院落内烟尘腾起丈余。

院落笼罩在烟尘中，围在苏氏身边的孩子惊骇地愣住了，无人再哭。家没了，父亲的书房、那些精致的图书，父亲收集多年的古琴都被压在废墟中了。半天，烟尘消漫，院落内正在厢房砸东西的侍卫，由于厢房矮小没有倒塌，待他们惊慌失措跑出来，见高大的正房都夷为平地，天极黑暗，天上的太阳隐蔽在阴云之中……

“公主呢？公主不见了——”侍卫们记起了长公主，见那间上房已变成三尺瓦砾，不禁惊惶失措地大声呼喊起来。

“公主被砸在上房了！”一个百户长大声叫嚷着。

百户的喊声惊动了一直站要院外的阿儿浑，他虽然跟长公主来到耶律